

编辑部的故事

5

E 247.5

2053

# 编辑部的故事

王朔 著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编辑部的故事

王朔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插页 180,000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400册

ISBN 7-5360-1156-3/I·1033

定价：3.55元

## 内 容 提 要

《渴望》的“轰动效应”还未消逝，原剧组创作人员又推出了《编辑部的故事》，该剧通过《人间指南》编辑部6位编辑与社会各层面接触的过程，打开了一个了解当代中国人生活和心态的窗口。

本书系《编》剧主要作者之一王朔执笔的，在剧中相对独立成章，又互相关联的部分改写的小说。全书体现了作者的一贯创作风格：情节离奇曲折，语言谐趣幽默，同时又不失对生活的思索、透析。

《你不是一个俗人》系《顽主》续篇，但又更上一层楼，在这里作者对生活的调侃已升华为一种人生幽默。

## 目 录

谁比谁傻多少.....	1
修改后发表 .....	63
懵然无知.....	123
你不是一个俗人.....	190

## 谁比谁傻多少

编辑部刚上班，于德利就嚷：“怎么一转眼就没了？”说着便到刘书友桌上乱翻。

老刘不高兴：“干嘛？我这儿没你东西。”

“那可没准儿。”于德利仍旧不歇手地翻找。“我好几回东西不见了都是在你这儿找着的。”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老刘对两位女同胞牛大姐和戈玲喊冤：“把我当什么人了——我这么大岁数会偷你东西？”

“谁说你偷了？没拿就没拿，心虚什么？”于德利一无所获，但对老刘仍持怀疑态度。

“于德利，什么丢了大家可以帮你找，咱们这儿可没有小偷小摸的人。”牛大姐开口道。又对老刘温和地说：“老刘，你拿了什么？”

刘书友气得一摊手：“我拿了么？什么意思嘛！”

戈玲解劝于德利：“拿就拿了吧，想来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多伤和气。”

老刘听了更气：“不行，一定得说清楚。”

还是坐在一边的李东宝问：“老于，什么没了？”

“一篇稿子找不着了。”于德利边重新翻自己桌上的书稿堆边嘟哝：“昨天我给老刘看过，下午还得跟作者谈意见。”

“我以为丢了什么呢。”戈玲说。“也怪你自己不收好了，好好想想搁哪儿了，别老一惊一乍的。”

“我记得老刘看完以后……没还我。”

“谁说没还你？亲手交给你手里当时你在打电话。”刘书友说。“自己马虎赖别的同志。”

“小子呀，这也是个教训。”牛大姐说。“工作是忙点，可也不能给你专门派个保姆管理稿件呐！还得自己平时多一份责任心。”

“没有一个编辑部像我们这儿，连个编务都没有。”老刘嘀咕。“净弄些不识字的小编。”

“是不是上便所用了？”戈玲提示于德利。“你可是逮着什么抄什么。”

“我除了撕报纸从不用别的纸。”于德利坐下，苦苦思索。“昨儿下午谁来过？”

孙亚新在钉着《人间指南》编辑部牌子的敞开的门上敲了两下：“有人么？”

李东宝转身指着孙亚新的裙子说：“我说的就是这种样式，大方吧？”

戈玲点头：“是不赖。”问孙亚新：“哪儿买的？”

“哦，从国外带回来的。”孙亚新说。

戈玲掉脸看自己涂了蔻丹的指甲。

于德利站起来，迎上前：“你们找谁？”

“找领导。”孙亚新莞尔一笑，招呼女伴，“进来吧。”

“我就是领导。”于德利大言不惭，也眼瞅那个不吭声的姑娘。

“他是么？”孙亚新闻死盯着她瞧的李东宝。

李东宝坚决地一摇头。

“我想找你们这儿真正负责的同志。”孙亚新温柔地坚持。“我并非一般来访。”

“能问一下你找我们领导有什么事么？领导很忙。”

“噢，我姓孙。”孙亚新掏出一张名片递上去。

“我是OBM公司的，公干——不是来告谁的。”

于德利看看名片，放到鼻前嗅嗅，两位小姐耐心地等着他。

“那好吧。”他终于说。对正欠身欲起指着自己鼻子张大嘴的老刘说：“不是找你的。”又冲抬头观望的牛大姐说：“也不是找你的。”走到主编门口喊：“老板，出来一下。”

他回身搬过一把椅子拎到小姐们面前：“坐吧。”

“谢谢。”孙小姐在房中间拦路坐下。



于德利指使道：“牛大姐，把你的椅子让给人家。”

牛大姐气愤地站起来。

孙小姐忙阻拦：“没关系，不必客气，让她站着吧。”

“都坐。”于德利把牛大姐的椅子拽过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我们这儿没有等级观念。”

陈主编戴着套袖像个当铺会计走出来：“哪个字又不认识了？”

“两位小姐找你。”于德利向姑娘们偏偏头，自己让开。

孙小姐忙站起来，伸出瘦伶伶的手让老陈握，另只手同时递上一张名片：“OBM公司孙亚新。”

“《人间指南》陈居仁，没有名片。”

“头儿，这是我们头儿。”于德利在一边说。

“坐吧。”陈主编坐在于德利位子，招呼他：“看茶。”

于德利冲牛大姐和刘书友：“看茶。”

两位老同志置若罔闻。

于德利只得自己沏了杯茶端上来，样子很有几分屈尊：“只有一个杯子，两人喝一杯吧。”

孙小姐看都不看于德利，满脸堆笑地对陈主编说：“我们公司您听说过么？是专门生产现代化办公

设备的。”

“嗯嗯。”陈主编似听非听地点头。

“什么复印机啦传真机啦打字处理机等等等等。也许贵编辑部现在使用的就有我公司产品。”

“抱歉，没有。”陈主编说。“你说的这机那机我们一概没有。”

“就是说还停留在作坊的水平？”

“对，条件很简陋。”

“时代在前进，潮流在发展……”

“钱还是那些钱。”于德利插话。对另一位小姐微笑。

“是啊，”老陈说，“非常想变，可惜力不从心。”

“你要想推销那些什么机，还是回去吧。”牛大姐气呼呼地站在一旁喝茶，“呸呸”啐着喝进嘴里”的茶叶。

“有那钱我们还发奖金呢。”于德利说。“你们奖金高吧？”

牛大姐白了于德利一眼：“我们宁肯把刊物印得漂亮点，干净点，少登些乱七八糟的广告。”

“对对，我也不赞成有点钱就都分了，买些没用的东西。”孙小姐说。“但必要的，能提高工作效率的，能使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的——该花还是得花。”

“你很会说话呀。”陈主编欣赏地看着孙小姐。  
“你们老板一定很器重你吧？”

“她们老板肯定是个色鬼我敢打赌！”戈玲对李东宝说。

“都一样。”

“想不想跳槽儿到我这儿来干？”老陈笑咪咪的。

“有比我更好的你们要不要呢？”孙小姐截住牛大姐脱口欲出的话：“请让我把话说完，我不是来推销复印机电传打字机什么的。”再次转向陈主编：“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最近又推出第五代办公设备：人工智能秘书。”

所有人都抬起了头，茫然不解。

“怎么样，名字吸引人吧？我相信产品更能吸引你们。”

孙小姐含笑款款起立，袅袅走到那位一直端庄地侍立一旁的小姐身边，像讲解员介绍产品一样把手一摊，琅琅说道：

“这种人工智能秘书具有人所具备的一切能力：听读说写看坐卧跪趴站，能随意行走并自动避让障碍物，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永不疲倦决无反抗。特别适合机关厂矿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室工作。身兼秘书、公关、勤杂、保卫诸项功能，无一不专。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办公室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互相扯皮等弊端……”

“等一等，等一等。”陈主编掏出老花镜，再三擦拭后，戴上。盯着那位纹丝不动的“小姐”：“你是说，

她……她……”

“对，她是机器人。”孙小姐笑着拨开“小姐”的披肩发，露出脖子贴着的一块胶纸牌，对众人说：“你们看，这是她的出厂商标。”

大家忽拉围上来，头挨头地端详。

商标上印着中英文：人工智能秘书，美的因拆呐。

于德利骨碌碌转着眼珠儿，难以置信地盯着“小姐”的脸：“可是，这皮子又白又嫩，怎么会是假的呢？”

“仿生学么。”孙小姐说：“你们看我，实际上就是仿我的皮做的。”

李东宝伸手去摸“小姐”脸蛋，惊叫：“怎么会有体温？”

“没错。”孙小姐解释，“里面都是集成电路，当然会散热。我们把温度控制在三十六、七度，跟真人一样。”

戈玲叫：“你们看，她还会眨眼睛呢。”

“你们挑不出毛病，我们连最细微的地方都考虑到了。不但能眨眼，还有呼吸，外表跟人一模一样，里边全是电脑——那位同志不要掀衣服。”

“哈啰，哈啰。”于德利冲“小姐”叫：“赛特尤内姆？”

“说汉语。”孙小姐说。“她听得懂。”

“你叫什么名字——她有名字么？”

“南希。”“小姐”回答，声音婉转动听。

“你多大了？”戈玲抢着问。

“十八。”

众人愣了一下。

“这怎么回事？”于德利看孙小姐。

“噢，那是我们教她说的，好让人感到亲切，其实她刚出厂。”

刘书友凑到南希面前，伸出两只食指：“ $1 + 1$  等于几？”

“2。”

“ $2 + 5$  呢？”李东宝问。

“7。”

孙小姐说：“你们难不住她。她还知道党的总书记是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指什么，一吨铝锭的国拨价是多少美元对人民币的黑市比价一身西服要几米料子大白菜的四十七种吃法……”

“了不起，真了不起，有些我们还不知道呢。”众人交口称赞。

“她也能做诗什么的么？”戈玲问。

“能。”孙小姐答。“特别是席慕蓉那种诗，张口就来。赶明儿你们谁不服，跟她下盘跳棋试试。”

“真惊人。”戈玲摸着南希的衣服。“这衣服是街上买的么？”

“这是我们公司特制的，好在街上一眼能区别出来——你想要么？”

“不，不！说说而已。”

“很别致是吧？为了不让顾客恐惧，我们是不惜血本。南希，请你对大家说：很高兴见到你们。”

南希：“很高兴见到你们。希望你们能喜欢我，在各个方面爱护我，待我像一家人朋友兄弟姐妹亲戚同事……”

“好了好了。”孙小姐打断她。“联想式的，不，打断她，她能不停地说下去。”

“真不错，嘴真甜——现代科技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李东宝感叹。“我们还有什么造不出来？”

“别看不是人，比人还有礼貌。”陈主编也叹。

“她一定挺费电的吧？这么多功能。”牛大姐问孙小姐：“她是直流还是交流？”

“都不是。她是太阳能的，每天在太阳底下晒两小时就行了，科学吧？”

“科学，科学。”众人说。

李东宝把老陈拉到一边：“买一台吧，吃的是草，吐的是血。”

于德利也表示支持：“咱真得添个丫鬟了，这可比那些小保姆强多了？”

“好好。”老陈应着，转圈打量南希，拉着她手腕子捏捏，连声说：“不错，真不错，嘴，还有脉搏？”

“噢，那是电流通过时的振频。”

“怪不得，有点麻酥酥的。”陈主编摘下花镜，仰脸问孙小姐：“这一台得多少钱？”

“人民币15万，您要给美元，我可以五八折给您。”

“不贵，真不贵，一个呆傻儿长这么大也不止这数。”陈主编对孙小姐做了个鬼脸：“就是买不起——兜里没钱。”

于德利问李东宝：“咱们使使劲能挣出来么？”

李东宝摇头：“没戏，除非印一期反动黄色的。”

于德利：“孙小姐，咱们商量商量，不能便宜点么——有没有功能少点还长这样儿的？”

李东宝：“我们是事业单位。”

“再便宜你们也买不起，就知道你们买不起。”孙小姐笑说：“我们推出南希前就做过市场调查，知道就我国目前的消费水平而言，南希，是超前了点。因此我们制定了一个打入市场的原则：目前以出租为主，等到小康了，再考虑销售。”

“远见卓识啊！”于德利点头。

“租一台得多少钱？”戈玲问。

“你们肯定出得起。”孙小姐说。“略超过一个国家科长的月平均工资，一百八十块钱一个月怎么样？”

几个好吃懒做的年轻人一起欣喜地瞅主编。

“价钱是真公道。”老陈说。“可咱们已然超编了，她越能干越多余。”

于德利吼起来：“我可以少干点！东宝戈玲都可以少干点！老牛老刘退休算了。”

“什么？我退休？”牛大姐急扯白脸地嚷。“亏你想得出来！”

老刘也愤愤不平：“不像话！”

“好了好了，”李东宝出来打圆场，对老陈说：“不在乎多一个两个的，人多干劲大。南希要真能把家里这摊儿顶起来，我和戈玲也可以多住外边跑跑，街上出什么新鲜事也都能在现场了。”

“机器人也是个新生事物，咱不支持谁支持？”戈玲也在一边帮腔。

“我明白我明白。”老陈对大家说。“既然大家这么有兴致，我也不能扫你们的兴。”他问孙小姐：“钱怎么付？是先给支票还是年底一块结？”

“都不必。”孙小姐说：“您就按月付给南希吧，你们多咱发工资就多咱同时发给她。”

“那不好，丢了怎么办？”于德利担忧。“还是搁我这儿吧，我替她——不，替你们存着。”

孙小姐噗哧一笑：“她不比你傻，不但会认钱还会花钱。什么时候你们有空跟她逛回商场，会挑着呢——是不是南希？”

南希笑盈盈的：“多蒙夸奖。”



孙小姐告辞：“那好，我告辞了，感谢你们租用了南希。南希，在这儿好好干，多跟人学学，别摆机器人的架子。”

“晓得了。”南希答道。

“等等。”牛大姐叫住转身欲走的孙小姐：“她犯了错误怎么办？你应该把修理她的技术告诉我们。”

“小错误就像人一样批评，够上罪了就送公安局。”孙小姐叮咛大家：“别忘了她是人工智能型的，跟人没什么两样。”

“有趣有趣。”

孙小姐走后，一屋人围着留下来的南希反复打量，兴奋得什么似的。

南希的确表现不俗。第二天大家一上班就发现办公室彻底变了个样，如果把过去的办公室比喻成猪圈，那么经过南希整理的编辑部就像银行的写字间。南希的主动工作精神和任劳任怨的程度堪与最著名的劳动模范媲美，无愧于任何一级首长最热情洋溢的题辞。

第一个到达的刘书友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门，愣了片刻才战战兢兢走进整洁美观的办公室，看到自己一尘不染的桌子脸上露出欣喜的微笑。